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969

14 Decem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九六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2月14日星期五,下午4点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主 席: 阿什塔尔先生

成员国: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

古巴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马来西亚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也门)

基希尔先生

李道豫先生

佩尼亚洛萨先生

阿内特先生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塔德塞先生

图尔努德先生

布朗先生

列德朱安先生

门蒂亚努先生

沃龙佐夫先生

戴维·汉内爵士

皮克林先生

巴格班尼·阿迪图·恩藏格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0-61566/A

下午4点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1981和Add.1)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信,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议程中本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埃克萨裘斯先生(希腊)和阿克辛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愿回顾,在安理会的磋商过程中,安理会成员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奥泽尔·科雷(Ozar Koray)先生发出邀请。除非我听到反对意见,否则我将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科雷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适当时候,我将邀请科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从1990年6月1日到11月30日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即文件S/21981和Add.1。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摆着文件S/22000,其中载有安理会先前磋商过程中草拟的决议草案文本。

我想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1996,其中载有1990年12月12日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爱尔兰和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据我理解,安理会准备就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听到反对意见,否则我现在就将决议草案(S/22000)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那些想在表决前就该决议草案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基尔希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在我今天下午的发言中,我首先明确重申我们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持续承诺。

正如安理会知道的那样,自从1964年联塞部队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向其提供部队和资金。在联塞部队创立以来的这些年中,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为本组织最崇高的责任之一——维持和平——提供了服务。就在这个星期,加拿大通知秘书长,如果安全理事会今天下午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我们将在目前的水平上继续参加联塞部队。

作为向联塞部队和联合国其他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人员的长期提供者,我们仍然坚信,这种行动对于促进和平解决似乎难以处理的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毫无疑问,联塞部队帮助维持了在这一分裂的岛屿上的和平。在这样做时,联塞部队在帮助秘书长履行其斡旋使命,以谋求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我认为,安理会其他成员也持有这种观点;自1964年以来,他们六十一一次表决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

自该部队成立以来,加拿大很骄傲地一直与之保持联系。来自许多国家的男男女女在塞浦路斯为联合国服务,表现杰出,我们对他们的奉献也感到骄傲。今天下午我们很高兴在安理会看到部队指挥官克莱夫·米尔纳少将,我们祝他在其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中取得成功。

从失去的生命和花费的金钱来说,维持和平是一种昂贵的行动。从联塞部队的早期到今年年中,已有149名男女在塞浦路斯为联合国服务而牺牲。还有许多人受伤。他们为寻求和平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们向他们致意,并纪念他们。

据估计,自1964年以来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派遣国的总费用超过了20亿美元。同时,通过自愿捐款的制度来提供联合国所担负的费用,在所有维持和平行动中联塞部队是独特的。而对这一部队的独特性几乎没有人感到惊讶。向联塞部队提供的自愿捐款常常是不够支付联合国对这一部队担负的部分费用。因此,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各部队派遣国不得不承受这些费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秘书长本人在很多场合表示了对联塞部队的不正常财政状况的关切,并敦促以分摊经费制取代自愿基金。

自从1989年1月加入安全理事会以来,加拿大一直努力纠正联塞部队面临的资金难题。经过两年的谈判和讨论之后,我们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一些成员散发了一项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将通过采用分摊经费制最终使联塞部队的财政更为健全和稳定。

成员们知道,我们本来打算今天下午在安理会本次会议上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我们认为现在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但是,经包括这项决议草案的其中一个提案国在内的安理会一些成员的要求,我们请求推迟到下周进行表决,以便有时间进一步磋商。

我国代表团在许多场合向安理会的成员明确指出,我们认为联塞部队的资金问题非常重要,如果在下一次延长驻留期限之前不处理部队面临的财政危机,加拿大将保留对延期问题弃权的权利。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决议草案推迟到下周审议,这说明,在延长驻留期限的会议之前联塞部队的财政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加拿大将对延期问题投弃权票。这样做我们是不愿意的,但也是问心无愧的。

安全理事会通过其主席于1990年5月30日所作的发言表达这样的观点,认为必须在健全和稳定的财政基础上进行和保持维持和平行动。安全理事会还在今年6月

的上一次延长驻留期限的会议上对联塞部队面临的长期和不断加深的财政危机表示关切。

现在是解决这一危机的时候了。那就是我们提出这项有关联塞部队的资金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意图。我们希望下周我们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时,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将通过这项决议草案。它们将通过这样做来强调它们对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为寻求和平解决所起的重要作用持续作出的承诺,加拿大已经作出了承诺,并且在我们的部队为该岛的和平事业服务的每一天继续作出这样的承诺。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 安理会现在将载于文件S/22000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中国、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古巴、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马来西亚、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扎伊尔

反对: 无

弃权: 加拿大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 表决结果如下: 14票赞成, 零票反对, 1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680(1990)号决议。

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首先利用这一机会祝贺你担任1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安理会由象征着统一的一个友好国家的能干的常驻代表来主持,我们与这一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还想对你的前任、美利坚合众国的常驻代表托马斯·皮克林大使表示赞赏,他以干练和熟练的方式指导了11月份的安理会工作,上个月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

此外,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不仅一致通过了有关再次延长联塞部

队驻留期限六个月的决议和秘书长的斡旋任务,而且在今年常常以决定或声明的形式表达了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关切,旨在消除对话道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过去和现在都在破坏会谈的基础,甚至破坏会谈本身。

我们欢迎刚刚通过的决议,并重申我们保证与秘书长和联塞部队进行充分的合作。

我们想再次向秘书长为促进我们问题的公正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作出的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努力表示赞赏和感谢。面对过去十五个月中成为日常风气的阻力和障碍,他的耐心和坚持不懈是令人钦佩的。

我还要向部队的指挥官克莱夫·米尔纳将军和他的官兵,向奥斯卡·卡米利昂大使、维伦德拉·达雅尔先生、马拉克·古尔丁先生、古斯塔夫·菲斯尔先生和贾恩多孟尼科·彼科先生表示感谢。

塞浦路斯政府一直全神贯注于联塞部队的长期财政问题,尽管秘书长多次呼吁捐款以及派遣部队或警察的国家的耐心——对此我们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一问题仍然存在。

因此,尽管塞浦路斯在整个问题上保持低姿态,但它只能对加拿大的倡议表示同情,并希望迅速达成协商一致的决议,同时考虑到联塞部队的存在是一个严重国际问题持续存在的直接结果,秘书长在他有关向安全理事会建议延长该部队驻留期限的报告(S/21981和Add.1)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此外,秘书长在我提到的报告第44段中阐述了他11月份派去审查联塞部队的运作和组织的秘书处审查小组作出的结论。显然,尽管联塞部队正有效地执行其任务,但它的工作紧张到极点。

考虑到由于土耳其继续占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些地区而造成的塞浦路斯的现状,考虑到这些地区、特别是卡帕斯半岛的局势和被围在其中的人民的苦难,必须强调指出对联塞部队任何可能的裁减不应削弱它的有效性。

我借此机会欢迎按照《第三项维也纳协议》重开驻利奥那里苏的联络站,并敦

促联塞部队协助大力执行这项受到粗暴违背的人道主义协议。

我们毫不怀疑秘书长在与联塞部队的派遣国讨论审查小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时将确保该部队能够保持执行其任务如此必要的有效能力。

我们结束了又一个六个月审查期，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而且在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取得哪怕是最微小进展的前景也十分暗淡，令人失望。

进一步使塞浦路斯殖民化的威胁、继续存在的障碍、不妥协的声明、条件和先决条件、对商定的谈判基础表示怀疑的站不住脚的要求以及最近在我们一直寻求的解决办法方面出现的挑衅性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所有这一切不仅破坏了谈判环境，而且使人们对另一方的诚意产生了严重怀疑。

土耳其总理以及最近外交部长对塞浦路斯被占部分的非法访问被土耳其政府冠以对分裂主义和土族塞人国家的“正式访问”之名，这是新的严重挑衅，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和第550(1984)号决议。

这些违反决议的行为并不仅仅止于“正式访问”，它走得更远，进而在土耳其总理与土族塞人当局“总理”在塞浦路斯被占地区进行的会谈中发表的联合公报和商定的会谈记录中公开宣布他们的意图。他们商定采取“切实措施”加强非法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并在国际上为它广作宣传。

好象这还不够，他们最近又进一步严重无视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呼吁，尽管后者反复呼吁有关方面

“特别在这一敏感的阶段，避免任何会使局势恶化的行动或言论”。

土族塞人领袖登克塔什先生和他的分裂主义当局的其他成员掀起了发表挑衅性讲话的新浪潮，这传递出一个不祥的信息，表明他们更加顽固不化，令人失望地向站不住脚的立场倒退，而这些立场曾受到毫不含糊的谴责，秘书长本人和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明确地把这些立场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

通过发表这些讲话，土方回到了已经遭到拒绝的“两个民族”和它们“各自的自决权利”这个论点上，更糟的是，把令人吃惊的荒谬推向了新水平，明确要求将承

认分裂主义的、普遍遭到谴责的实体作为恢复会谈的先决条件。

这种局势达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程度，致使塞浦路斯总统今年11月30日致函秘书长，警告说这些讲话对他成功履行任务来说并不是好兆头，他应该发挥必要的影响以维护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尊重，保证将商定的会谈基础作为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

这些讲话包括威胁使用樊篱圈起的瓦罗沙地区殖民化——我们早些时候指出，通过所谓向非法当局移交控制权有目的地改变这一地区的特别地位不仅是殖民化的前奏，而且为土耳其提供了一个假借口。我们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塞浦路斯政府和国际社会又一次采取的迅速行为扭转了殖民化。我们极受鼓舞地注意到，秘书长在他分发给安理会的报告第17段中强调指出，联合国认为土耳其政府有责任维持瓦罗沙用樊篱圈起的地区的现状。

因此，显而易见，土方的观点、立场和行动不符合席卷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形成的国际关系新精神，海湾危机之后人们认为应该有效地处理侵略的决心而更促进了这种精神。

我们塞浦路斯人和所有的人一样分享德国人民统一国家的喜悦和热情，我们的体会更深，因为由于过去十六年半生活在一个被武力分裂的国家，我们充分意识到渴望统一意味着什么，并对此十分敏感。

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入侵和占领的国际问题。它早就应该得到解决。塞浦路斯不能继续是欧洲与时代不合的国家，在欧洲国家中，惟有它的大片领土遭到外国军事占领，惟有它的公民被否定了行使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权利，人口结构被通过大规模安插移民定居者而改变，还有1,619人失踪，这些人的命运仍然无法确定，尽管大家都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74年停止敌对行动后还在占领军之手活着。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不能不进一步简短地提一下最近的事态发展。就塞浦路斯这一持续不断的悲剧而言，这些发展为被压迫的塞浦路斯人带来了希望，向土耳其压迫者发出了严正警告。

我可以从欧洲开始谈起,欧洲不仅有十二国再三在各个级别十分明确地指出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占领另一个国家,而且还有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秘书长在上个月的欧安会巴黎首脑会议上十分恰当地提到了塞浦路斯问题。

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只是说明和阐述了应该指导欧洲国际关系的原则戒律,从那时开始的一切已经发展成为确保将至今商定的一切变为行动的切实措施和机制。因此,由于东西方对抗妨碍人民追究土耳其违背原则和继续呆在塞浦路斯所负的责任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他们将会在欧洲承担责任——这个日子来的比他们想象的要快。

现在,我谈谈由于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在波斯湾造成的严重局势。土耳其听从国际社会的号召,遵循已经采取的措施,虚伪地赞成各国的决心和安理会的决议,但它十分清楚,有关科威特的决议所强调的同样标准、同样考虑和同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问题,特别是塞浦路斯问题。

海湾危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结束,安理会必须以同样的热忱和同样的决心处理我指的其他问题、包括塞浦路斯问题,同时让大家毫不怀疑它将运用那些同样的原则。

塞浦路斯总统在致秘书长的信中已经请安全理事会通过促进它自己的有关决议得到执行在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因此,土耳其占领塞浦路斯国土的日子应该是屈指可数的。如果土方还有疑虑,那么只要读一读安全理事会今年11月29日在美国务卿贝克先生主持下召开的历史性会议的记录,它的疑虑就会烟消云散。

请允许我引用贝克先生在那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现在有机会建设本组织——联合国缔造者所设想的世界。我们有机会使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真正成为实现全球和平与正义的工具。我们决不能让联合国重蹈国联之复辙。我们必须实现和平与正义的冷战后世界之共同理想。”(S/PV.2963,第6页)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埃卡科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很愉快地衷心祝贺你,先生,担任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愿向你表示,我完全相信,你将成功地履行这一崇高职位的重要职责。

我还愿借此机会衷心热烈地祝贺你的前任,美国代表托马斯·皮克林先生在执行上个月职责时所表现出的干练和领导才能。

我必须代表我国政府衷心感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他进行调解努力中遭到困难障碍时表现出的坚持不懈和献身精神。

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卡密里昂先生和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费塞尔先生对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作出的宝贵贡献。

我还愿感谢联塞部队指挥官克莱夫·米尔纳执行其微妙使命的态度,感谢联塞部队军事和民事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出的献身精神。

希腊政府已经同意安全理事会关于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扎期限延长六个月的决定,并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也对此表示同意,执行其在此问题上特有的主权。我国政府还认为,鉴于塞浦路斯的形势,应该延长联塞部队的驻扎期限,因为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联塞部队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众所周知,维持和平部队执行着广泛的使命,有时曾遇到困难和微妙的情况。这就使得我要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衷心感谢派遣部队的各国政府,感谢它们不断致力于塞浦路斯的和平事业,并承担起重重的财务负担。它们如没有这么做,联塞部队的存在本身就已成问题。

因此,我愿代表我国政府表示希望,安理会下周通过决议,将筹资方式从自愿捐款改变为摊派捐款,就象联合国其他所有维持和平行动都是摊派捐款一样,这样就可解决联塞部队长期以来的财务危机。

在此,请允许我重申我国政府的承诺保持其目前的捐款额,即每年自愿捐款80万

美元,即使新的摊派捐款的办法将其应承担的数目减少的话,我国捐款数目不变。

关于秘书长12月7日的报告(S/21981)的第44段提到的秘书处为了解联塞部队的工作和组织情况而派遣的审查组所得结论,请允许我表示我国政府的关注,即拟议将步兵营的数目从四个减少到三个,绝不应该影响联塞部队的有效性。因此,在作出任何有关决定之前,我们要求秘书长在这方面作出保证。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看到世界上发生了历史性的事件。在最近两个月中,我们看到,这些事件还有助于加强安理会的有效性。然而,安理会这一新的有效性尚未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产生任何效果。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十六年之后,联合国有关决议尚未得到执行,因此,占领军继续控制着塞浦路斯共和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因此,安理会必须在寻求该问题解决办法和更有效地协助秘书长进行其当前所做的努力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今年三月秘书长试图在两族间谈判中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努力彻底失败之后,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649(1990)号决议,这已经过去九个月了。这些会谈失败的理由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在1990年3月8日秘书长的报告中也得到了清楚的阐述。这一文件(S/21183)写道,邓克塔什先生坚持“族”(Communities)这个词的应用应与“人民”(peoples)是同义词,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自决”权利。这造成了一个实质性的僵局,对秘书长的调解努力的职权范围的实质提出了疑问。

秘书长寻求安全理事会的指导,安理会通过第649(1990)号决议,正确地拒绝了改变谈判基础的企图;该决议除其他内容外,正式排除了在塞浦路斯任何形式的分治和分裂。在该决议通过九个月后,僵局仍然存在,而且还可能恶化了,又是因为邓克塔什先生不愿放弃其顽固观点,并因为土耳其当局采取了各种挑衅行为。

这样,正如秘书长的报告的第17段指出的那样,今年七月,土耳其占领军将法马古斯塔的一个新镇瓦罗萨的控制权交给了所谓的“土-希保安部队”。这一事态发展可能导致该地区最终由非该地居民定居。这一行动使得安全理事会主席在7月19日的发言(S/21400)中,代表安理会各成员国对违反第550(1984)号决议第5段的任何

行动表示关注。该段明确声明,安全理事会

“认为在瓦罗萨的任何地区安置非该地的居民是不能容许的,并要求将该地区置于联合国的管辖之下。”

邓克塔什先生全然无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上述发言和第550(1984)号决议第5段和第649(1990)号决议,在11月28日的一次接受采访中他说,他计划在瓦罗萨安置350名巴勒斯坦学生,并补充说关闭该镇是个错误,并说现在该荒废是由于无人居住。

土耳其还与伪国家签订了所谓的协议,规定在土耳其和仍被土耳其军事占领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取消护照要求;并建立关税同盟。这一所谓的协议除了公然无视有关决议,即第550(1984)和第649(1990)号决议之外,显然违反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塞浦路斯之间以及欧共体与土耳其之间的联合协定的条款。

土耳其的这些行为,以及最近邓克塔什及其分裂主义行政当局威胁将瓦罗萨殖民化,绝不会有助于秘书长正在进行的努力取得成功。相反,它们破坏了两族间谈判的已取得同意的基础这样就危及了秘书长的努力,并进一步使塞浦路斯业已严重的局势更加严重。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的厄泽尔·科拉伊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拉伊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提供这个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谈论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问题。

主席先生,我也想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十二月份的主席。我相信,你众所周知的外交经验对于指导本机构的审议工作取得建设性成果来说将是非常宝贵的。

我还想祝贺你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他在十分繁忙的十一月份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仍然面临塞浦路斯的局势问题，秘书长也在为执行其斡旋任务作出努力。因此，我不想详述自1990年2月和3月在纽约召开的高级别会议以来出现的所有事态发展，会议未能取得任何有益的结果，因为希族塞人领导人拒绝讨论我们关于全面解决办法的各项建议，并断然拒绝甚至以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各自的主权和完整为基础的平等、双区和真正伙伴关系等这些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但是，我想论及继续最严重地威胁塞浦路斯微妙局势的三个重要问题。

首先，希族塞人单方面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行为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遭到沉重打击。我们事先已警告指出，任何未经与土族塞人一方讨论，而采取的会从根本上改变塞浦路斯未来的单方面步骤都将被视作拒绝与我们建立任何伙伴关系的行为，因而会对谈判形成沉重打击。我们记得，秘书长曾在此方面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属于应该由两族领导人在一项总协议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问题。一些希族人指责秘书长作出此项声明是越权。

我想强调我们在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土族塞人将不允许任何侵犯其主权或否认其平等政治地位的行为。希族塞人一方大力否认土族塞人可自由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以决定其未来，与此同时却胆敢代表整个塞浦路斯提出申请。希族塞人一方企图代表两族人民意愿，并打出塞浦路斯共和国这个虚伪、非法的旗号，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只代表希族塞人的国家。这种虚伪的行为歪曲了一切现存现实，并破坏了构成有关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的谈判基础的原则。希族塞人自许是塞浦路斯共和国，这并不能使他们成为整个岛屿的主人。在指出这些观点后，我想表示希望欧洲委员会根据秘书长在1990年9月11日的声明中的要求，在达成一项总的协议以前不对希族塞人单方面的申请采取行动，总的协议应由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并应包括问题的所有方面。

第二是对北塞浦路斯所施加的经济限制和其他限制问题。过去27年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发动的消耗战对两族人民之间的和解前景产生了破坏性后果。希族塞人长期以来对土族塞人的敌对态度体现为长期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领域实行全面

禁运。这一丑恶政策的最近例子就是希族塞人警察在拉纳卡港非法逮捕了一名丹麦船长,理由是他的船只以前曾停靠过土族塞人的港口。在过去15年里在南方曾经发生过此类非法逮捕和任意判决外国人的许多其他事例。在南塞浦路斯,对外国旅游者携带护照上盖有土族塞人入境印章者进行骚扰的事件天天发生。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1981和Add.1)第15段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希族塞人一方关闭莱德拉官关卡,禁止游客从北方越过关卡到南方。

世界由于与塞浦路斯有任何交往,而正在受到一个非法政权通过各种变幻莫测的措施所给予的不公正惩罚。这些措施走得很远,甚至已发展到希族塞人因其自己的公民试图与土族塞人经商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皮尔村是位于南、北塞浦路斯之间缓冲区的唯一的两族混居村庄,皮尔村的居民们在过去两年里实际上处于围攻中。秘书长报告第32段明确指出希族塞人警察是皮尔村的罪犯。他们破坏通行自由,设立路障,有效拦截和逮捕任何经发现带有从土族塞人购买物资的人。例如,几星期以前,一名希族塞人就遭到逮捕,就因为他犯下了从土族希人购买蜗牛的严重罪行。希族塞人11月27日的Fileleftheros日报报道说,仅1989年,就有316人被逮捕、拘留和拦截。

我们应注意到,希族塞人政权口头上表示要密切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对土族塞人实行彻底封锁和压迫。

第三,希族塞人一方进行的疯狂地重新武装的努力不利于和平,而是该岛出现紧张局势的经常根源。这种重新武装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谈判的精神,最严重地违背了第649(1990)号决议第5段。瓦西里欧先生营造了一个尖端武器和设备的巨大武库,每天大约花费一万美元购买军用品。连希族塞人国防部长阿龙尼弗特斯先生也承认其开支按比例计算是世界上数额最多的国家之一。此外,瓦西里欧政权还征募妇女,并采取全民皆兵的措施,似乎它要全力采用武装暴力的手段。希族塞人国防部长经常重复的战争贩子高调依然是希族塞人报纸的头条新闻。从精神上和从行为观点出发,希族塞人社团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在这个阶段,我只要说我们正密切注视着事态

发展就够了。秘书长也不断收到有关这个不断恶化局势的报告。我们还希望看到秘书长最新的报告中能更明确地呼吁希族塞人一方停止这种疯狂武装行为。

关于希族塞人领导层意欲把科威特局势同塞浦路斯局势划等号的拙劣和无根据的企图,我想请安理会注意由希族塞人日报《自由报》主编斯达夫罗斯·安杰列德斯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安杰列德斯先生写道:

“伊拉克公开占领科威特,但土耳其是因为该岛上混乱的宪法秩序而到了塞浦路斯。我们(希族塞人)应为此负责。”

之后,安杰列德斯先生继续解释塞浦路斯的宪法秩序是如何根据臭名昭著的《阿克里塔斯计划》而遭破坏,以及是如何在当时所有希族塞人领导人的同意下进行的。他使读者回想起1974年的政变和希腊入侵塞浦路斯,这些事件最终导致在土耳其为保护该岛上的土族塞人及其独立而进行必要合法干预前,希腊就采用暴力努力强行吞并了该岛。安杰列德斯先生最后得出下列看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遗忘了或存心忽视了造成塞浦路斯现状的过去的事件。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错误,并要求别人以我们自己的理解方式遵行正义。我们笼统地谈到联合国决议,只应用那些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部分。”

作为一个脚注,我要加一句,安杰列德斯先生在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希族塞人一方对安理会第649(1990)号决议的抵制。但是如果事实上科威特局势与塞浦路斯局势之间存在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只能是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希腊在1974年是充当了伊拉克在当前的海湾危机中的角色,而土耳其是采取了今天全世界努力实现的立场——那就是说,击溃侵略,扭转对科威特的吞并。

在这里,我还想引用英国外交部写给几个意欲将科威特和塞浦路斯作比较的几个希族塞人组织的一封信。信中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下对其邻国的攻击,并导致宣布吞并整个国家。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干预前该地曾发生了军事政变……政

变企图带来宣布塞浦路斯与希腊联合的结果。”

希族塞人一方经常抱怨说,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区域性争端正在得到解决,而塞浦路斯问题仍未得以解决。但是,他们倾向于忘了这一点:即所有得到和平解决的争端都存在一个共同标准,即争端双方在各方面都将对方作为平等一方接受,享有相互承认和尊重主权。在塞浦路斯不存在这样的共同标准,而缺少这一点正是该争端旷日持久的原因。

今天,我们为德国和也门的统一而高兴,为南北朝鲜之间关系的改善和朝鲜人民和解的前景而兴奋。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这些国家如何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把他们多年充满冲突和紧张局势的关系转变成真正合作和伙伴精神关系?答案很简单。上述国家的人民都是被强迫按照思想意识和/或人为界限而分离,他们是同一个民族的一部分。而在塞浦路斯,却存在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没有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或宗教纽带。在塞浦路斯出现两个国家是一个民族用武力统治另一个民族而进行暴力斗争的直接结果。结果是在过去27年里,两族人民一直是互不往来,各自生活。

在德国和也门的事例中,各自双方的关系通过相互承认和尊重彼此主权与独立得以正常化之后,才开始进行统一会谈。希族塞人应从这些历史性事态发展中吸取教训,对北塞浦路斯采取亲善政策,以推进基于相互协议和合作的关系将来能走向联邦制在塞浦路斯两国间缺乏新的、现实的关系格局的情况下,我恐怕取得联邦解决的前景是暗淡的。

在塞浦路斯失踪者问题再一次在本组织及大会各主要委员会前出现,希族塞人坚持利用这个问题为其政治宣传目的服务。土族塞人一方看不到拖延这个人道主义问题有什么有用目的,动机不良的运动以这个问题为主题已搞得够长时间了,失踪者亲属已经被搞得无法忍受。现在的首要优先任务应是制止有关这个问题的欺骗性声明流传,从而解脱失踪者亲属的悲哀。

最好的行动方式是象登克塔什总统所建议的一样,即两国人民领导人发表一项联合声明,真诚地承认所有失踪者只能被假定已亡故,既然没有什么证据能提出相反

意见,既然瓦西里奥斯先生今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也承认,所有失踪者都已死亡。我希望重申对希族塞人领导层的这个呼吁,因为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现实途径。

我还想谈谈另一个被希族塞人利用的事项,即瓦罗沙地位问题。鉴于围绕这个问题的混淆视听的运动所造成的人为风暴,我愿重申我三年前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解释过的土族塞人对瓦罗沙的立场,那是在1987年12月14日,我说:

“首先,让我重申并清清楚楚地讲明……瓦罗沙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瓦罗沙的地位同我共和国其它任何地区没有不同。唯有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对瓦罗沙拥有完全和专属司法管辖权和主权。我还要提醒希族塞人一方和其他人,在无故事项上弄虚作假,不会给瓦罗沙地位带来任何变动。”(S/PV.2771,英文第43页)

土族塞人一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变。我们再次拒绝一切希族塞人对瓦罗沙的所有权要求,认为所有这类要求是毫无根据和具有严重挑衅性的。

再过几个星期,我将移交作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的职责。在我于联合国为我国服务的六年中,一些影响塞浦路斯两方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谈判的事态发展是有意义的,现在值得进行回顾。当我六年前担任这一职务时,整个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着导致登克塔什总统和基普里亚努先生于1985年1月举行首脑会议的有希望的事态发展。土族塞方赞成一项联合国高级联合协议草案,并同意召开首脑会议以签署该协议,但却发现基普里亚努先生要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拒绝接受向双方提出的任何内容。当时,除希族塞方领导人之外,大家都对失去一个最后解决的历史性契机表示失望。

尔后,秘书长继续与双方接触,并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工作之后向双方提出了1968年3月29日纲领性协议草案,以获批准。土族塞方完全接受该草案,但是基普里亚努先生再次拒绝接受该文件,而使对问题获得解决的各种希望遭到破灭。基普里亚努先生除坚持顽固立场之外,还在国际论坛中大肆污蔑和进一步孤立北塞浦路斯人民。

1988年在南塞浦路斯举行的选举的结果,使希族塞人行政当局领导层发生改变。当事态显然表明希族塞人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观点无任何变化时,由于基普里亚努先生被排除而产生的一线希望很快消失。双方之间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开始的新回合的谈判,则由于新希族塞人领导人拒绝承认土族塞人的政治平等、合作者权利和自决权利而未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在此关键时刻,遗憾的是经过所有这许多年之后,各国却仍不愿平等对待塞浦路斯的两个国家。这当然无助于秘书长的斡旋任务。国际社会越早开始对两方给予这种平等待遇,早日解决问题的机会就越大。只有采取将促进该岛和解与问题解决的公正办法,我们推动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才会成功。否则,无论是谁领导希族塞人政府,希族塞方将继续以提出先决条件来破坏这方面的努力。

现在谈一下延长联塞部队驻留期限的问题,我愿重申,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决议是土族塞方所不能接受的,其原因已在安理会前几次关于该问题的辩论中得到阐述。任何把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称为“塞浦路斯政府”的决议,都是土族塞方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决议忽视了塞浦路斯目前的现实,并企图否定双方之间平等的原则。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尽管不可避免地反对目前这项决议,但却在1990年6月所阐述的同一基础上,倾向于接受联塞部队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上的存在。因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与联塞部队之间合作的原则、范围、方式和程序,将只以由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将单独作出的决定为基础。

在这方面,我要指出,联塞部队目前的驻留与今天根本改变的条件和环境不符。根据塞浦路斯目前的现实情况,以及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所阐述的新办法,我们认为需要对联塞部队的驻留重新估价。这不仅是顺应目前的情况,而且符合关于达成基于双方平等的解决方案的决定。

我愿感谢秘书长的不懈努力,并重申我国政府支持安理会赋予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我还要重申,我国政府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与秘书长合

作。土族塞方认为,该决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可成为今后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谈判的一个新起点。安理会的决议通过肯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法律和政治平等,确立了塞浦路斯双方之间谈判进程和关系行为的基本规则。根据第649(1990)号决议,我们敦促希族塞人回到谈判桌边来,以便按自己意愿达成一个相互接受的解决方案,即该决议所规定的两族、两区联邦。

最后,我们赞扬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卡米里昂先生和费塞尔主任的努力和宝贵贡献。我们还赞扬副秘书长古尔丁和部队指挥官米尔纳少将对联塞部队的成功指导。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科雷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愿热烈祝贺你担任12月份安理会主席。你在联合国的长期经验及你著名的外交能力,将有助于安理会本月工作的成功。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皮克林大使表示谢意,他在安理会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作为主席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国政府由于安理会很清楚的原因,不能接受刚刚通过的关于将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决议。我们的立场与其代表科雷先生所解释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场完全一致。

决议中对“塞浦路斯政府”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目前没有一个塞浦路斯政府。盗用这一名称的该岛南部的政府,只代表希族塞人社区。决议未能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自1983年以来在该岛北部的存在。这个国家是由土族塞浦路斯人民成立的,因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处于无国家的状态。目前,土族塞人为与希族塞人建立一个联邦而正与其谈判。这种谈判的基础和将要组成的联邦的性质,在第649(1990)号决议中有所阐述。

安理会在该决议中,除其它事项外,要求双方在平等基础上与秘书长合作,以实现所寻求的目标。鉴于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将就其未来政治伙伴地位进行谈判并作

出决定,在谈判结束之前提出有关代表该岛全体居民的唯一塞浦路斯政府的任何说法,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况是,在塞浦路斯有两个行政当局,每个只代表自己的民族。现在是把塞浦路斯两族完全政治平等的概念引入包括有关联塞部队驻留期限的决议在内的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时候了。我国政府本来希望看到这一点恰当地反映在今天通过的决议中。

土耳其支持土族塞浦路斯人民的政治平等及其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土耳其将继续帮助保护土族塞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不允许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土耳其赞同全面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秘书长进行斡旋的框架内通过该岛两族人民进行谈判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明确了将作为一种解决办法基础的原则与概念。该决议还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应采取的方法。我们很高兴地得知土族塞人的领导人支持第649(1990)号决议。我国政府也支持该决议,并呼吁其它有关各方也明确表示支持。我们特别想提请注意该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该段呼吁有关各方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

安理会就塞浦路斯问题召开的上次会议以来的事态发展并不令人鼓舞。希族塞人方面不顾秘书长的斡旋活动,无视所有要求不使局势恶化的呼吁,继续进行诬蔑和孤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运动并加紧努力使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希族塞人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行动完全无视土族塞人,可作为完全拒绝在第649(1990)号决议框架内进行谈判的各项原则的事例。希族塞人为塞浦路斯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而不顾及土族塞人的行动是对伙伴关系和政治平等原则的否定。如果没有这些原则,联邦是无法设想的。

希族塞人重新武装的企图不符合目前为在塞浦路斯创造信任 and 良好意愿的气氛而作出的努力,这样做加剧该岛本已紧张的局势,因而也违反第649(1990)号决议第5段。

希族塞人继续对土族塞人进行敌对活动,而与此同时他们还一直呼吁土耳其单方面作出良好意愿的姿态,这的确是自相矛盾的怪事。他们要求这些姿态作为恢复

谈判的先决条件。希族塞人恢复谈判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土族塞人必须放弃他们的一些基本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

这种强硬路线无助于促进早日恢复会谈的前景,希腊也没有帮助打破目前的僵局。相反,雅典正在鼓励希族塞人坚持顽固立场。本星期早些时候,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表达了土耳其对米索塔基斯总理和瓦西里奥先生在雅典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作发言的关注。外交部发言人说停止设立障碍、宣布支持第649(1990)号决议并鼓励希族塞人根据该决议履行自己的责任对希腊是有好处的。发言人还说希腊应当停止挑衅地声称塞浦路斯是希腊的一个岛屿,宣布放弃谋求建立“联邦”,并把塞浦路斯视为居住在那里的两个平等民族的共同家园。发言人还指出,

“这些都未做到是令人失望的,从秘书长所作努力的观点来看是令人担忧的。”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需要双方的良好意愿、公正及对平等原则的尊重,尤其是克服分歧的意愿。我们真诚地希望希族塞人将能够采纳这种思想以实现所渴望的目标。他们应当听取秘书长的呼吁,谋求和解道路并真诚地进行谈判。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想援引我国总统奥扎尔先生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大学授予安德烈亚斯·波利塔基斯先生——一位致力于土耳其与希腊友谊事业的希腊知识分子——荣誉博士时所作的发言。奥扎尔总统在发言中提到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分歧以及通过对话解决这些分歧的必要性。他还提到两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以及避免制造新问题、避免力图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必要性。之后,奥扎尔总统说,

“显然,在我们看待我们未来关系时不能忽视在我们地区和全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深信这些变化和在我们地区形成的新条件将使我们彼此更为接近,能够通过抛弃过去纠缠不清的问题采取新的立场。

“我还想强调以下一点。

“土耳其与希腊民族的联系超越了他们的国家。显然我在此是指塞浦路

斯。我们渴望看到该岛两族人民摆脱当今的政治冲突气氛,开始建立新的建设性关系。作为三个保证国之一,土耳其愿意尽其所能提供帮助。我们希望看到希腊采取类似的态度。我们认为两个祖国应当鼓励温和、公正和现实的政策,以使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之间能够建立起新的关系。至关重要的是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该岛双方应当努力平等地和解,应当结束所有与此目标不符的行动。我们认来通过重振军备、禁运或在国际一级利用该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通过建立双方之间建设性的关系来谋求解决办法。”

我想再次指出我国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使命,我国政府将继续与秘书长合作,以确保早日恢复两族间的会谈。最后,我国政府还将继续支持土族塞人努力恢复两族间无先决条件的对话。

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利恩先生作出了耐心的努力;联塞部队指挥官克里夫·米尔纳少将恪忠职守;总干事克斯塔夫·费塞尔工作勤奋。我在结束发言之前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都在完成秘书长的使命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我们还十分感谢秘书长本人充分致力于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祝他成功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并再次向他保证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我本来想就此结束我的发言,但是在我之前发言的一些人的说法使我必须简要地谈谈这些问题。有人提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暗示目前欧洲原则在塞浦路斯正被违反。

多么奇怪,竟然是希族塞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真的认为世界已经忘记他们十一个严峻的年头以来侵犯了土族塞人的一切人权吗?难道他们以为人们忘记了他们有系统地努力从政治、经济甚至肉体上摧毁土族塞人?从1963年至1974年进行大屠杀的人决不能自称是捍卫人权、教导他人尊重欧洲标准的人。

我们还听到有人提及塞浦路斯的外国占领问题。是否需要我提醒安理会在塞浦路斯南部有来自希腊大陆的一个完整的军团?此外,在所谓的塞浦路斯国民卫队中有大批来自希腊军队的军官和人员。甚至部队指挥官也是来自希腊大陆的军官。难道

这些不是外国军队或者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形成了“联邦”？

还有人企图怀疑土族塞人的国家。以前有人这样做，我当时已作出反应。我很遗憾要旧话重提，但我必须提到我以前的一个发言，当时我说，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拥有一个国家的所有属性，包括人口、领土和主权，拥有一个正当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应有的一切机构。此外，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它是一个民主、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其公民享有人权和自由。前不久，其公民为反抗希族一方的种族主义的进攻，为维护其自由与尊严进行了不断斗争。他们在建立一个模范国家过程中战胜了重重困难。土耳其自豪地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国家。”(S/PV.2898,第24页)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说的是土耳其拒绝刚才通过的决议。我只想说，土耳其现在真是有好伙伴了，伊拉克也一直在拒绝安理会各项决议。它本身是一条定律。

但我们为什么要感到吃惊呢？我们听到的土耳其代表说的最后一些话再次与安理会第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背道而驰。这些决议与土耳其和它现在称为具有国家全部特征的伪国家互换大使的事直接有关。土耳其与伊拉克仅有些微不同。土耳其显得温和，它没有占领整个塞浦路斯，它只占领了塞浦路斯40%的领土，而伊拉克却占领了整个科威特。它们一致之处是两者都不承认被占领土政府。

现在关于再次提及的重新军备问题，我不想重复我已说过的关于塞浦路斯共和国武装部队属防御性和土耳其武装部队属进攻性的话。我甚至不想重复土耳其吹嘘拥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第二大军队的话，这支军队的人数超过了塞浦路斯全国人口。

我想告诉土耳其代表别的一些事。我国国防部长已准备接受联合国的核查。他们是否准备接受核查？我所指的不是土耳其而是它在塞浦路斯境内的部队。让他们

出来回答。

第二,关于我们对欧洲共同体的义务问题。人们不可能指望土耳其尊重国家——即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主权平等,但它应该尊重它们申请加入的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的决定。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已对他们说的话作了回答。

我们听了许多关于安理会第649(1990)号决议的话,我不得不除提醒土耳其代表注意该决议的存在理由外,还要宣读其最重要的段落,即执行部分第一段:

“特别重申其第367(1975)号决议以及对两社区领导人于1977年和1979年达成的高层协议的支持。在该协议中他们承诺建立一个两社区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该共和国将捍卫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立场,不与任何国家全部或部分地结盟,也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分治或脱离。”

如果这还不是再次无视安理会强制性决议,那么我就无话可说了。

关于违反人权问题,我们刚才说过当任何国家或个人谈论人权时,土耳其应保持沉默。人人知道土国的人权记录,从种族灭绝开始,到土国为其成员的最令人尊重的人权组织之一——欧洲人权委员会连续三次关于土国从暗杀到强奸无所不包的违反人权的调查报告。他们有何权利提及希族塞人违反人权的问题?

因此,简而言之,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土国既无放弃现有立场也无根据原则进行谈判解决问题的认真愿望。

埃克萨考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坦率地说,我对占用安理会时间感到遗憾。但是既然土耳其代表引用安理会第649(1990)号决议,直接提到希腊,我是否也可以提醒他,同一个决议也重申了联合国以前关于塞浦路斯的所有决议,并在其执行部分第一段中再次指出不能与任何国家全部或部分地结成联盟,也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分治或脱离,从而重申了宣布土族塞人单方面宣称独立为非法并要求其撤出的安理会第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

如果土耳其充分执行第649(1990)号决议,那就会大大有助于秘书长目前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进行的斡旋努力。我要补充说,秘书长1990年11月7日关于其斡旋使

命的最后报告提到,他的同事10月中旬在尼科西亚的讨论不能在该报告完成前结束,也不可能在报告中涉及上述讨论中的所有内容。他关于目前努力的下一份报告将于明年2月15日提交。

我们确实希望届时能打破现在的僵局,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要做到这一点,土耳其必须接受在秘书长斡旋使命的框架内根据指导联合国机构的规则以和平方式协商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希腊将继续与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秘书长正在进行的斡旋努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不想回答希族塞人方面的一些指控,免得延长这场辩论。但是,关于我的希腊同事,我想请他记住塞浦路斯问题将由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来解决,而不是由希腊和土耳其来解决。我们只能提供帮助和鼓励。我们不是参与者,甚至不是冲突的直接方面。我只想提醒他这一点。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没有人发言了。

下午5点30分散会。